

馄饨店里的一朵玫瑰

常玫瑰通过写作重新定义生活



早晨六时半,她店里的灯就亮了。“常玫瑰的馄饨店”,店铺不临街,拐两个弯才找得到。招牌素净,画着一个女性微笑着站在盛开的玫瑰花之中。推门进去,先看见她的侧影——系着围裙,腰身微微躬着,在案板前一动一动。头发乌黑,编成一根细辫子,巧巧地盘在额头上,像个自然的发箍。转过身来,是一张不施粉黛的脸,笑的时候眼角皱纹细细的,像汤头上的涟漪。

“来啦?”她说,声音软软的,带着水汽。她就是常玫瑰。在江苏泰州开馄饨店的常玫瑰,写的文章让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大呼“我爱死你了”的常玫瑰。



扫码看
常玫瑰的故事

常玫瑰



馄饨店里
的小书架



遇人间百态

常玫瑰的店,不太像馄饨店。每张桌子上都立着个小书架,木头做的,斜斜地架着三五本书。书是会流动的——今天这本,明天那本,都是她选的,像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。最显眼的位置,最近摆着她自己的散文集《左手诗情,右手烟火》。11月刚出版,淡粉的封面,干干净净的。

二楼偶尔传来人声,低低的。那是读书会,文友们自己来的,她不怎么上去,就在楼下听着,给食客下馄饨。有时送壶茶,脚步轻得像影子。

客人多是熟客,坐下来就扫码下单,看到玫瑰在接受采访,也不吱声,读着餐桌玻璃板下压着的玫瑰的文章,静静等着馄饨。

也有生客。一个重庆小伙,出差来的,坐在靠窗的位置读她的书。读着读着,眼泪掉在书页上,啪嗒一声。她看见了,不声不响递过去纸巾。后来知道,小伙子失恋了。她说:“再去追一次嘛。”小伙子走时,买下常玫瑰的书,还在书上写了信,说要寄给那个姑娘。她站在店里,忽然觉得写作是件奇妙的事——那些从心里流出来的字,会流进另一个人的心里,再变成勇气流出来。“成不成不知道,”她笑,“试试总归好。”

上海的闺蜜这些年一直没有和她断了联系。对常玫瑰来说,上海不是一个地名,而是一串具体的念想——最好的闺蜜在那里,读的第一本武侠小说的来处在那里,还有《夜光杯》,“那是我们写作者向往的殿堂”。

写世间小事

她写东西,多在空闲时,不知不觉写了几十万字。

手机掏出来,指尖在屏幕上点着,快快的。公众号叫“小草也开花”,在南京工作的女儿帮她运营。她写女儿,写顾客,写文友,写馄饨锅里的热气,写躲雨的人们不愿进店怕踩脏地板,写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送来的茉莉开花了,写自己藉藉无名却收获了那么多的关爱。“都是小事。”她说,“可小事里有人啊。”

2020年7月10日,她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,《小草也开花》发表在泰州晚报的副刊“坡子街”上。92岁的食客袁爹爹举着报纸,一进店里就喊着:“常玫瑰常玫瑰!你的文章见报了!”她正忙着煮馄饨,手上沾着面粉。就那样举着报纸看,看了又看,好像不认识那些字了。“天啊!”她喃喃地说,“是真的呀。”

后来一篇接一篇,竟写了七八十篇。即便退稿,她也不恼,“本来就是写着玩的”。投出去,就忘了,哪天突然刊登出来,是惊喜;没登,也不失望。“像种菜。”她说,“撒了种子,不一定每颗都发芽。可地里总归是绿的。”

暖此间烟火

常玫瑰这一路,走得弯弯绕绕。她生在兴化茅山,初中时作文好,老师常念。可家里穷,高中没得上。18岁去东北,跟着堂哥堂嫂打工。后来结婚,生女,女儿说“羡慕别人有妈妈陪”,她就回来,在学校边上开了这家店。

一开16年。老店很小,十几平方米,墙皮都斑驳了。现在的店宽敞,亮堂,是政府给的支持,“新时代文明实践点”的牌子挂在门口。有人担心环境会变她会变,她写篇文章回应:我还是我。“从老破小到宽敞明亮,走的是一条越来越敞亮的路,不是拐弯的路。”她说。

下午两三时,客少了。她洗净手,在靠窗的位置坐下。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落在摊开的书上。书架上的留言板又多了新图案——有年轻人画的蓝玫瑰,“因为希望你在蓝天白云下开呀”。

“愿玫瑰长在哪里都越开越美。”墙上满满都是文友和食客留下的祝福,便利贴贴满了又收集起来,已经数不清是多少次了。

在这热气腾腾的人间,常玫瑰像一棵生了根的植物,在馄饨香和墨香之间,慢慢地、坚定地开着,开成一朵不凋的玫瑰。

特派记者 赵玥
(本报泰州今日电)

剧作家也是上海生活观察家

从梁定东六十年创作生涯看滑稽戏的传承与创新

剧作家梁定东作品研讨会近日在上海市文联举行。一个甲子笔耕不辍,梁定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无论是以漫长播出史成为一代人温暖记忆的电视情景剧《红茶坊》,还是诞生至今一票难求的独脚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,他用细腻笔触勾勒上海弄堂生活,用笑声串联城市记忆。

梁定东被誉为“高产作家”,60年来累计创作作品超千部。上周末,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(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)精心打造的《梁定东曲艺佳作精品荟萃》系列专场演出,在兰心大戏院落幕。专场以《又见红茶坊》《一见你就笑》为双主题,三天连演五场,场场爆棚。

上海独脚戏传承中心党支部书记、主任潘前卫表示希望以专场为桥梁,吸引青年人才加入海派滑稽艺术的传承队伍,守住上海话的根、独脚戏的魂,他说:“梁定东是我认识的最懂上海的生活观察家。”

专家刘文国则这样评价:“他的作品充满了生活质感,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节设置,都精准地捕捉到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状态,是海派文化的生动诠释。”

在为80岁梁定东喝彩的同时,人们也不得不正视滑稽戏当下发展的困境,首当其冲的便是创作人才匮乏的问题。艺术类高校鲜有滑稽戏相关专业,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,导致新鲜血液难以注入。

在现场,滑稽名家王汝刚提出,滑稽戏要发展、传承、创新,就要在传统“四功”的基础上提升,形成“新四功”——能演、会唱、善辩、可写。文艺评论家毛时安也指出,滑稽戏要坚持自身特点,不能为追求“高雅”而背离本体。

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副主任吴孝明认为,滑稽戏的发展不仅需要人才的支撑,还需要在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。他说:“像梁定东这样的剧作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,他们的作品既有传统滑稽戏的精髓,又能与时俱进。当下的滑稽戏创作应该借鉴这种思路,在传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发展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

《又见红茶坊》海报

记者手记

常玫瑰,是她的本名。在12月2日的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上,她成了全场的焦点。故事之所以动人,或许正因为它超越了“逆袭”的简单叙事。

而“常玫瑰”,在里下河地区还有很多。比如农民作家王玉兰、退役军官陈铭、企业主王思本、语文老师姜伟婧、退休工人杜萍……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,自古便孕育出绵密、细腻、扎

人人皆可成诗

根生活的文化性格。而更直接、更关键的“气候”,则是如《夜光杯》一般的副刊写作平台,为无数“常玫瑰”提供了一个零门槛、高包容、强反馈的起步空间,激发了普通人的表达自信,最终聚合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。

常玫瑰的馄饨店,因文字变成了天南地北文友的“驿站”。他们通过书写,不仅记录了生活,更重新定义和照亮了自己的生活。

他们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作家,但他们是最真诚的生活记录者和心灵表达者。他们的存在本身,就是对我们时代文学生态的一种丰富和提醒——最打动人心的诗篇,往往就藏匿于沸腾的烟火深处,等待一颗敏锐而执着的心,去发现、去点燃。

这朵“玫瑰”,以及她身后那片正在怒放的文学原野,正静静诉说着:人人皆有故事,人人皆可成诗。

赵玥